

散落徐州的 民间艺术

►陈人萱作品《悟空》。



山子雕

山子雕是中国玉雕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。它以天然和田玉或翡翠籽料为原料,集山水、人物、楼阁、草木雕琢于一体,营造出“可游、可居、可观”的完整意境。因而,不仅要求匠人具备成熟的雕刻功力,更需融合绘画的布局、书法的线条与文学的想象力,是技艺、学识等的高度凝结。

●受访人

陈人萱,1995年生于徐州,中级工艺美术师,中国山子雕第三代传承人,精通人物、花鸟、仿古、动物等多种题材的雕刻。其作品曾荣获中国玉石雕刻“陆子冈杯”金奖、银奖等全国性奖项二十余项。

2023年,他回到徐州创立个人工作室,并开设公益体验课程,致力于让千年玉雕与徐州文脉相融,在当代生活中焕发新生。

►陈人萱展示其雕刻作品。



山子雕

琢玉成境 纳乾坤

本报记者 李莎莎

一石一世界 藏品见初心

在户部山历史文化街区附近,一方安静的工作室内,陈人萱正沉浸于一场与玉石的“对话”。

只见他俯身于一块温润的青玉前,雕针在指尖高速旋转,发出细密的嗡鸣声。玉石表面扬起的粉尘,在灯光下飞舞,像时光的微粒。

“每块石头都会‘说话’。”雕刻间隙,他关掉机器,仔细端详手中玉石的天然纹理与色泽,轻声说,“它的皴裂、它的皮色、它的形状,都在诉说它的过往和可能。一个匠人首先要学会的,是聆听。只有听懂了,你的手才能帮它说出它想成为的样子。”

这番话,道出了山子雕创作的核心哲学——不是征服玉石,而是与玉共生,引导一块璞玉显露出它内蕴的天地。

“童年最深的记忆,是跟在父亲身后,看他摆弄那些‘老物件’。”提及启蒙时光,陈人萱的目光变得悠远。那间堆满藏品的书房构成了他独特的嗅觉记忆:宣纸的陈香、旧墨的醇厚,与岁月沉淀的味道交织在一起。

彼时的他,总爱踮着脚,看父亲戴着白手套,小心翼翼地展开那些泛黄的信札、古朴的字画,或是托起一枚温润的古玉,在灯下凝神端详。

那些安静的午后,陈人萱在字里行间游走,在玉石纹路间寻觅。父亲从不刻意教导,只是让他自由地感受。

“父亲常说,玉有五德——仁、义、智、勇、洁,这些品质都藏在石头的本性里。”陈人萱回忆道。这些话,如同种子,悄悄落在少年的心田。

让陈人萱与玉结下不解之缘的,是一次不经意的凝视。有一次,在父亲的书房里,一本厚重的文物图册吸引了他的目光。

当他翻到徐州汉代玉器专页,一张S形玉龙的照片让他瞬间屏住了呼吸——那流畅而充满内在张力的线条,仿佛在纸面上奔腾。“父亲见我看得出神,便走到身边,指着图册说,‘你看,这不只是玉石美,更是匠人的心和手,让它活了。这气韵,就是我们徐州老祖宗的魂。’”

这句话,像一束光,照亮了少年心中模糊的方向。玉石,从此在陈人萱心中不再是冰冷的玩物,而是能够承载千年文脉的灵性载体。

2010年,带着对玉器越发浓烈的痴迷,陈人萱告别家乡,前往中国玉雕的重镇——扬州学艺。临行前夜,父亲没有过多叮咛,只是将“玉出彭城”四个字赠予他。这四个字,成了他远行路上连接故乡的温暖纽带。

在日后的学艺岁月里,每当彷徨时,陈人萱总会想起父亲的教诲:“手艺是筋骨,但你得知道自己为何而做。”正是这份深植于血脉的文化乡愁,成了支撑他穿越漫长磨砺的深沉力量。

一刀一春秋 砺玉十二年

扬州的学徒生活,始于最基础的“听石”。

当时,师傅将一堆灰扑扑的边角料推到他面前,说道:“玉有玉性,料有料心。下刀之前,得先听懂它。”这为他定下了十二年的基调——匠人与玉石,是理解与共生的关系,而非征服。

最初三个月,他的世界被简化到极致的重复:切料、打磨。手指磨出灼痛的水泡,水泡破了结成硬茧,茧又在持续的摩擦中再次破裂。有时深夜回到宿舍,双手疼得连筷子都握不住。

当他终于能稳定地切出规整如玉砖的料子时,师傅才微微颌首:“现在,你的手才算摸到了门。”而门后,是一个由指尖引领的精微世界。

从看似简单的花鸟草虫起步,每一片花瓣翻卷的弧度,每一根羽毛轻柔的走向,都需要成百上千次的反复琢磨。失败,修整,再失败,直到陈人萱的手指无需大脑指令,便能自动寻找到最精准的角度和力道。

“好手艺,靠的是手上的记性。”当时师傅说的这句话,他直到很久以后才真正领悟其中三昧。

而真正为他撞开山子雕之门的,是初见师爷顾永骏先生山子雕原作时的震撼。那不再是单纯的雕刻,而是一个完整的山水世界——有远山近水,有亭台楼阁,有人物在其中吟诗作对。陈人萱在作品前伫立良久,一个声音从心底升起:“我想学的,是这个。”

山子雕,无疑是玉雕艺术中的险峻奇峰之一,融汇了雕刻的技法、绘画的布局与诗词的意境,对创作者本人的要求极高。陈人萱独立完成的第一件山子雕作品《夜游赤壁》,就耗时两个多月。

如何在有限的青玉上,捕捉“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”的旷远与空灵?创作过程中,陈人萱画了撕,撕了画,雕了磨,磨了改,指尖的水泡破了又生。

最让他难忘的是如何表现江水的流动。试遍刀法,刻痕却总是呆滞。直到一个深夜,陈人萱无意间只留下了一盏侧灯。当光束低斜掠过,深浅刻痕突然被激活——明暗交错,宛若波光粼粼。那一刻的顿悟,让他彻夜无眠。作品完成时,他仿佛与近千年前的苏轼一起共沐了那片江上清风。

一城一匠心 玉雕续汉风

2023年,陈人萱带着一身被时光淬炼的技艺,回到了徐州。站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,他清晰地感觉到,一段将个人技艺与故乡文脉熔铸一体的创作,此刻才真正开始。

他在老城区寻了一处安静的工作室。工作室里最引人注目的,是展柜中那件获得“陆子冈杯”金奖的《竹林七贤》。七位雅士错落于竹影山石之间,或抚琴长啸,或对弈沉思,每一处镂空都仿佛让光线和空气在其中自由穿梭。

“这像是一个总结,也更像一份宣言。”陈人萱说,对他而言,掌握传统的复杂技艺不是终点,而是他要用这种语言,作为讲述徐州故事的起点。

他的探索,从一系列小巧的实验开始。他将三星堆的神秘纹样镌刻于扳指之上,让远古的图腾在指尖流转;他雕琢“黑神话悟空”题材的把件,在传统中注入当代审美趣味。最耐人寻味的是一组“汉风”书镇,他将汉画像石中的“车马出行图”浓缩于方寸之石。这些作品,是他艺术思考的生动笔记。

一次,一位访客在《竹林七贤》前驻足良久,问道:“这竹林清气里,有我们汉画像石的风骨吗?”陈人萱诚实回答:“气韵在追,形神还须更近。”

在陈人萱的心中,有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,正是要以彭城七里为蓝本,创作一组大型山子雕,让云龙的山水等,在玉石中获得永恒的新生。

为此,他开始了漫长而细致的“考古”与“写生”。他记录晨雾如何浸染云龙山的翠色,观察夕阳怎样为云龙湖点缀上金光。同时,他钻研汉代艺术,思考如何将汉画像石转化为山子雕立体空间的叙事。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变,他却甘之如飴。

渐渐地,陈人萱的工作室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沙龙。本地的书画友人与文史学者常在此相聚,品茶闲谈之间,碰撞出许多灵感。

眼下,一块重达二十公斤的和田青玉已置于案头,这是他为自己规划的《云龙山晓色》准备的“画布”。玉料天然的青灰底色与细腻纹理,正适合表现拂晓时分山岚氤氲、虚实相生的意境。他计划以多层次的镂空与极细的阴刻,在坚硬的玉石上雕琢出最柔软的光影与空气感。

这注定又是一次漫长的耕耘,但陈人萱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与清晰。他正安静地将脚下这座古城千年不息的文脉,刻作玉石上的微痕,也刻入时光里。

►设计。

►精雕。

►粗雕。

本报记者 陈艳 摄